

## 第九回 困鐵宅冤逢土霸 俏烈女殉節投溪

詩曰：

憤向寒流汨，驚魂亦豈知  
雪途逢俠士，芸館得棲依。

話說黃世榮打發黃安回家調理，自己督同行僕運貨下船，解纜開舟而去。黃安知世榮去遠，此計易行。將近去到家中，辭了車夫，自己步行先到鐵威家中，與他商量計策。然後回家見了張氏母女，即作慌張之狀。張氏一見驚疑，急切問因，黃安垂淚道：「老爺一到蘇州便染病，病頭甚重，危在旦夕。著我飛身回來帶同家眷趕去料理後事。事不宜遲，速速起程為是。

倘若遲延，恐不能陽會。」賽西道：「老爺為何無家書回歸？」

黃安道：「老爺病重，手不能寫。」貴保素娟賽西是時方寸已亂。

張氏聽見兩淚交流，即著黃安僱了四乘轎子，吩咐各婢僕謹守家門，即同黃安一路奔走。這幾名轎夫已經受黃安點定。搭渡過了一河，一直抬到鐵威家門。黃安便命住轎，早有鐵威在門口迎接。張氏便問：「因何住轎？」黃安稟道：「日已沉西，前無歇店，不若就在鐵威此處借宿，明日起行。」張氏未及答應，鐵威早已慇懃拱接。時日已昏暮，張氏只得出轎，與賽西貴保素娟一齊步入鐵家。黃安即打發轎夫回去。張氏四人跟隨丫環到書房坐下。鐵威吩咐丫環遞茶。茶罷見眾人散去，單剩鐵威在坐。素娟賽西幾回遮掩，張氏心中惶惑，便請鐵威大娘相見。

鐵威道：「她在後堂指點家人辦酒，少頃自然出來奉陪。」張氏不見黃安，又見鐵威不去，心中甚是驚疑。貴保忍不住上前叩曰：「鐵叔父既盛意相留我們姐母歇宿，因何不進入內堂？若內堂不欲攪擾，叔父請便。我四人在此不勞奉陪。」鐵威嬉嬉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前日在府上得見令姊芳容，私心渴慕，蒙貴管家妙算，特調你四人到此，可謂天緣湊合。尊嫂倘不嫌棄，願作東牀袒腹。」四人聞言驚得淚汗交流，便大罵黃安奴才，害主求榮，恨不天誅地滅。鐵威道：「為今之計罵亦無益。某如此人物如此家勢，亦不辱沒令媛了。」素娟忍不住大罵道：「喪心狗賊不顧天良，擺唆惡僕誘我四人到此，逼勒強姦，天理何在！國法難容！」罵罷於執桌上銀茶壺照面擲去。鐵威迴避不及，潑得渾身熱茶，身上衣服幾乎濕透，勃然大怒罵聲：「小賤婢，如此放肆，看你插翼難飛，待我取你殘命！」隨將書桌上寶劍拔出一拍，嚇得張氏母女魂飛魄散。賽西向前勸道：「鐵相公請息怒，待我們從容商議，然後應承。且請出去，少頃回話。」鐵威道：「從不從，一言而決，何用商量。我只管暫出去，少刻不從，你四人休得想活！」說罷將門反鎖出去，與黃安談論此事。家人擺進晚膳，二人正欲舉杯，忽聞家人通報施相公到來，鐵威叫他請入。是晚賽全在酒樓飲了數杯，屢屢在鐵家歇宿，是以轉到鐵威家中。鐵威一見便請入席，賽全道：「小弟有偏了。」隨問：「此位是誰？」鐵威道：「此是我新結識的黃安賢弟。」賽全說聲：「欠陪。」即往書房去安歇，看見房門鎖閉，裡面隱隱聞有數人哭聲，心中大疑。傾耳細聽，聞聲聲怨罵鐵威，又罵黃安，心下愈疑。

從門隙細窺，窺見坐著三個婦女一個男子對泣，內中一個極似妹子賽西，遂忍不住叩門詢問，裡面聽聞門響，驚慌無措哭罵頓止。賽全在外窺得親切，開聲道：「你們不必驚慌，我不是鐵威，乃施賽全在此。裡面坐著的可是賽西妹子否？愚兄特來救你。」賽西聞言，又驚又喜，說道：「是。」賽全用力將房門打開，入內，果然見妹相認，遂把前情訴出。賽全便問：「此事從何而起？」張氏道：「鐵威窺看我女兒。」又盡把前事說知：「騙我丈夫進京貿易，串同惡僕黃安，騙我母女到此，強逼我女為婚軟困在此。」賽西道：「哥哥來得湊巧，懇設法搭救，若鐵威入來，我四人性命就難保了。」賽全道：「你四人不用驚慌，有我在，包管得脫牢籠。」即抽身而出再鎖房門，自己即時上堂去見鐵威。

話說施賽全心生一計，即時移步出廳，那鐵威黃安一見，停杯起立。賽全問道：「二位尚未埋杯麼？今晚酒興甚濃，忍不住都來撞席。」鐵威即命家人添了杯筷，大家同飲，飲次，賽全便問：「書房因何鎖閉，且聞婦女聲音卻是何故？」鐵威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愚兄今晚新納一妾，不欲俾家母及賤內知道，故暫留在書房。待過今宵，明日再尋別室安置。」賽全道：「有此喜事何不早說，今晚定要擾兄喜酒，俱如此殘肴，難以盡興奈何？」鐵威即命家人辦過新菜，三人酣飲。賽全有心算計，把他二人灌得大醉，二人酩酊，伏在桌上。賽全命把殘席撤去，扶黃安別室安寢。然後再開書房，扶鐵威入書房，將他伏在書案上。素娟等一見嬌啼，賽全暗暗搖手，教他勿聲。復出去吩咐眾家人安歇。少頃，見四下息燈人靜，即走入別室，拔出佩刀將黃安一刀殺死，再轉入書房，欲將鐵威殺卻。賽全自想道：「不可。此人待我不薄，不必傷他性命。將刀插在桌上，帶張氏等四人開門同走。張氏攜著素娟貴保，賽全攜著賽西，不顧高低慌忙亂走，天昏月黑弓鞋細小屢屢傾跌。幸得夜靜無人，直望家門而去。誰知鐵威有個守門的家人鐵順，是晚尚未睡熟，忽聞開門聲響，如有數人走過，以後肅靜無聲。心中大疑，忙啟房門出看，看見頭門大展，悄無一人，急入疾呼同伴，各人驚起，見裡面數重門扇未開，遂入書房呼醒鐵威。鐵威驚醒，見眾人齊集，報說家門大開，又不見了素娟等四人，並賽全亦不知去向，心中大驚，宿酒頓醒。即往別室，尋見黃安被殺，血染牀褥，大怒道：「不好了，是我養虎為患了。」登時命家人點起火把提籠，帶齊器械，飛奔追趕。

是時，賽全五人走了一程，無奈婦女行路遲慢，素娟又一陣腳痛難堪，坐在路旁啼哭。賽全十分焦躁，只得站在路旁等候。

等了許久，再三催速，只得勉強起行。哭一步，捱一步，行到江邊已無去路。四望並無船隻，正在彷徨，忽聞後面有人聲嘈雜，燈籠火把遠遠追來。

貴保先過水，望見鐵威人馬到，先走去了。賽全急脫鞋襪上衣，將妹子置於背上，涉水而過。且喜水流雖急，卻不甚深，才及過腹，轉回背素娟，她不肯，無奈又將張氏背起，過了隔岸，把她二人放下，又翻身轉回想背素娟。素娟不肯，賽全苦勸不從，張氏賽西亦在隔岸苦勸，總總不依。看看鐵威家人追至，賽全正欲徒手拒敵，忽見素娟抽身向波中一跳，賽全正欲急救，卻被急流衝去已遠。張氏賽西看見捶胸大哭。鐵威追到，見素娟投水。賽全急回對岸，攜著張氏妻妾走去。鐵威遂咬牙頓足，同著家人忿忿而去。張氏望見鐵威回轉，暫時住腳，不知貴保走往何處。讓賽全沿江找尋屍屍並尋貴保。

豈知素娟命不該死，屍到江心被一隻官船搭救去了。賽全如何尋得著呢？看看天明，賽全勸她大恸哭，即往家裏。

各丫環婢僕一見驚問，及聞說出情由，十分歎息。張氏命家人取出衣服與賽全換過，又辦酒邀留款待。大家商議暫將冤仇忍耐，待丈夫回歸再行理論。張氏浼舅爺找尋貴保並素娟屍首，又煩舅爺上京「與我尋著老爺，報信何如？」又交銀二百兩以為使用。賽全領命復回河邊，找尋素娟屍首，上下尋過，總總不見。又一路找尋貴保，不知下落。想必上京去了，報知父親。

莫若上京尋著世榮報知，待他回來報仇，二則又訪貴保下落。

不知訪得世榮回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繡球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